

名家专栏·南游杂记

鹿回头 老鹤寻

■ 胡竹峰

前几天去过鹿回头，名字大好。却说那日去鹿回头，好像走入了古典境地，是宋代梅尧臣的诗：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当年鹿回头，也定然有过鹿饮溪。在洞庭湖边草地上见过麋鹿。它们嬉闹无羁，眼目温顺，毛色也温顺，上午的阳光照过，人心也温顺。一年迈老鹿忽长声鸣叫，声音里透着丝丝悲凉。忽然觉得那是一只从八大山人笔下游离而来的鹿。

八大山人画鹿，枯寒若惊弓之鸟，见过他十几幅鹿。鹿同“禄”——福祿寿。八大山人一生福祿全无，下笔画不好鹿。

麋鹿角好看，像珊瑚石，又像一丛树枝。

去过鹿苑，触目皆是奈良鹿。那些鹿不畏生，向人索食，贪得无厌，食尽方休，人却觉得可喜。少年读过的故事，两人逃亡森林，偶遇群鹿，弹身跃起，坐上了鹿背。鹿想将二人抛下，用力跳跃，但人举手紧紧握住鹿角，哪里抛得下来。两人饿得头晕眼花，仍是紧紧抱住鹿颈，抓住鹿角，在茫茫无际的雪原中奔驰。梅花鹿身长腿长，奔跑起来不输于骏马，只是没有鞍鞴，颠簸极烈。如此接连十余日在密林中骑鹿而行。小说世界向来惊奇向来精彩。

老家茂林修竹，可惜山中无鹿，倒是有很多獐与鹿，它们同属鹿科。獐身形娇小，外形近鹿，黄褐色粗毛，腹部白色，没有角。鹿更瘦，腿细而有力，善于跳跃，总是在山坡陡峭的地方出没。獐与鹿天性胆小，如惊弓之鸟，有点风吹草动就逃入草丛。

很多回在山里和獐、鹿兜头相遇，隔着几丈远，它们低头吃草，不时竖起耳朵，似乎在听什么，偶尔还呦呦嗷嗷地鸣叫，很纯净的声音，怯生生的，又羞涩又温柔，那是《诗经》《小雅》里的声音，正大平直，中和典雅。先秦有一群鹿，呦呦而鸣，在原野上吃艾蒿吃蒿草吃芩草，有人鼓瑟吹笙鼓簧鼓琴。

每每遇见獐、鹿，耳畔顿时安静了，能听到风拂过草叶的声音。风带来山里茅草的气息，也吹来它们的体味，有一些腥膻，有一些清新。

今日在临高，临高的名字也好，好在所临者高。水往低处走，人却总想着高处。《说文》言：“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高的意蕴，几近韩愈的诗：“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

临高有好瀑布——瀑布在临高居仁村西北，是为居仁瀑布。因它位居古银溪上，又称古银瀑布。

前些天暴雨倾城，今日河水兀自浑浊，汨沓漂急，颇有浩瀚之势。

河道屈曲回环，岸边的路也弯折辗转。日常里追求大道坦然，看景却不妨小路崎岖。游玩，玩的是路，道路意思，道有意，路见思，说不尽的山水楼阁故事。

山路，石路，木路，险路，峻路，怪路，小路，大路，高路，奇路，重要的是路上故事。我的路上故事是文字。以步为字，积路成文。其中迂回，亦如路径，曲径通幽乎。好文章花木深，自有一片清静，遮阴避险。

古银瀑布好在天然，巧夺天工也好。元人曲令说美色，不将朱粉施，自有天然态。言辞大好。天然之外，又得古淡，或许是那些石头的缘故，一颗颗在水中孤单古淡。

水高七丈上下，如马腾，激流飞泻入得深潭，呼啸击打在巨石上，有春雷声音。河水冲荡极高，人未近前已满脸雾丝。山头翠林扶摇，树色深邃，闲心随水东流。忘了天上，不知人间，竹影洒在路上，萧萧冉冉。

名家剪影

周有光的严谨

■ 姚秦川

周有光（1906年—2017年），原名周耀平，著名语言学家，曾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做事一贯严谨认真，在他百岁仍依旧笔耕不辍，用心写好每一个文字，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2010年，已104岁高龄的周有光接到《群言》杂志社的邀请，开始每月为杂志写一篇数千字的杂文。当时，家里人都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周有光却微笑着安慰家人：“如果每天坐在那里，什么事情也不干，那么我的思想就要僵化，那样才会老得更快，还不如找点事情来做！”

有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望周有光，他刚好将给杂志社的稿子写完。朋友当时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下文章，发现虽然只是一篇千字文，但周有光却用红笔修改了好几处地方，并不是哪个字写错了，而是他觉得有必要将文章修改到最令他满意的地步。

那天，朋友好奇地问周有光：“像这样短短的一篇文章，从写出到发给杂志社，你一共要修改几遍？”“至少三遍！”周有光回答。“但像您这样的语言学家，对文字的把控能力要比普通人高出一大截，为何还要修改这么多遍？”朋友问。

周有光认真地回答：“大家都知道文章是修改出来的，而每一次修改，内心还会生出别的一样的想法。只有将最成熟的想法完美地表达出来，才能对得起编辑的信任，也才能对得起读到这篇文章的读者。我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认真写好每一个字！”那天朋友还意外得知，周有光之前曾为修改文章中的一个字，专程打了十几个电话，请教身边的一些朋友，直到找到准确的答案后，老人才放心下来。

室迹人远

郑文泰先生的选择

■ 大江

海南兴隆是著名的侨乡和风景名胜游览区，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为安置东南亚国家的归侨而设立的兴隆华侨农场，历来受到海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些归侨为新中国的橡胶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兴隆还因温泉、东南亚风情的歌舞表演、咖啡、可可等热带作物而吸引了无数中外访客前往参观游览。在兴隆诸多的景点中，还数兴隆热带花园最令我梦牵魂绕，令我难忘的不仅仅是这个地方，更是热带花园的创立者——爱国华侨郑文泰先生。

郑文泰先生祖籍福建泉州，1945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大农场主家庭。中学毕业后，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来到故乡泉州的华侨大学就读热带植物专业，1964年大学毕业前，来海南兴隆实地考察热带植物，为后来结缘兴隆埋下了种子。大学毕业后，郑先生到香港高校深造，学习建筑和酒店管理专业，继而在琼粤港等地从事建筑工程及酒店业，凭着敏锐的商业眼光，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上世纪80年代初即成为亿万富翁。那时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穿梭于世界各地，考察酒店、建筑与园林绿化，逐渐形成了“不能让建筑取代环境”的意识。

在海南投资建设酒店，需寻找一些花卉和树木对酒店园林进行绿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郑文泰先生看到不少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作为热带植物方面的专家，他觉得非常痛心与惋惜。1991年初的一场大病，差点把他拉入“鬼门关”，在病床上，他感到了生命的脆弱，也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价值与定位，“我能为这个地球留下些什么？这个世界太需要绿色了。”病愈出院后，他下定决心，余生将全身心投入生态保护事业中。

上世纪90年代初，郑文泰先生陆续卖掉自己名下的房产和经营不错的酒店，筹措资金超过人民币1亿元，与兴隆农场合作，承租5800亩荒坡建设热带花园。从改良土壤结构开始，启动热带雨林修复工作，他还想方设法与世界热带地区的各类组织建立联系，历经千辛万苦，耗尽亿万家财，购买各类种苗回花园试种，如现在海南各地常见的龙船花，就是他首先从泰国引种，经5年试种才成功的；抢救濒危物种是一件“烧钱”的事业，在这过程中，他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远在印尼的父母还曾给予支持。正是因为这份执着，许多濒临灭绝的植物，如苏铁、桫欏、琼棕、海南龙血树、降香檀、青皮、小叶竹柏等，在这里得到迁地保护、繁殖并形成群落。热带花园经过30年的建设，如今面积已扩大到1.2万亩，物种超过4000种，包括6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作为重要的物种基因库，兴隆热带花园被国家向联合国推荐为“全球环境500佳”，成为科普研学基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是最具有热带雨林原生态景观的现代园林。园内绿树成荫，鸟啼虫鸣花香，小湿地串珠成链，睡莲争妍斗艳，各类小动物在园内自由穿行，人行走于花园里，犹如在雨林仙境中，呼吸到的空气都是清甜的。

我与郑文泰先生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后因工作关系，经常与之探讨生态保护、雨林修复等而成为忘年交。郑先生身上土洋切换自如的特质，可用“雅”来形容。他平时就一顶鸭舌帽、一身旧衣服、一双人字拖、一支香烟、一把锄头，在花园里与工友们一起劳作，加上古铜色的皮肤，粗糙布满老茧的双手，完全一副饱经风霜老农民的形象，似乎土

得不能再土了，但当你与他交流，看他的言行举止时，却发现恰恰是这份纯真的土，在他身上焕发出雅的气息。这份雅还体现在：当他与专家学者们探讨作物引种栽培、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时，双目炯炯有神，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展现出睿智的学者风度。他的这种雅并非刻意，而是源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融于血液及生活的点滴中，于外人而言，却似一种小资情调。

郑文泰先生对自身生活要求不高，每餐一碗面条即可，但招待客人的点心却非常精美。同样是兴隆咖啡，在他的花园里煮出来的更醇香、苦中带甜，有时在咖啡中还加入牛油果，味道更是沁人心脾。而他制作的糕点，色相好、口感佳，像是艺术品，让人不忍动手。毕竟是从事建筑出身，他种的兰花，造型错落有致，色彩搭配饱满华丽，既养眼又养心。

我喜欢在他花园中的咖啡厅坐坐，或与他谈谈生物多样性保护，或坐在那里，品一杯咖啡，静静地看着旁边的无忧树及那一池睡莲，尤其是每年春节，期待无忧花开。

郑文泰先生生前，总被问到为何抛弃亿万家财做生态，他说：“其实，有多少漂泊在外的华侨都曾抛弃过财产，为祖国、为故土奉献了全部，又岂止我一个。”郑先生为万贯家财和自己心的归宿作出了一种选择，值得尊敬、让我感动。在这个快速发展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并不是每一位富豪都能作出这种选择，郑文泰先生贡献的不仅是一座热带花园，更是一座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碑。

如今，郑文泰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一年多，在浩瀚的星空里，我想，他一定还在关注兴隆热带花园及蓝色地球的未来，此为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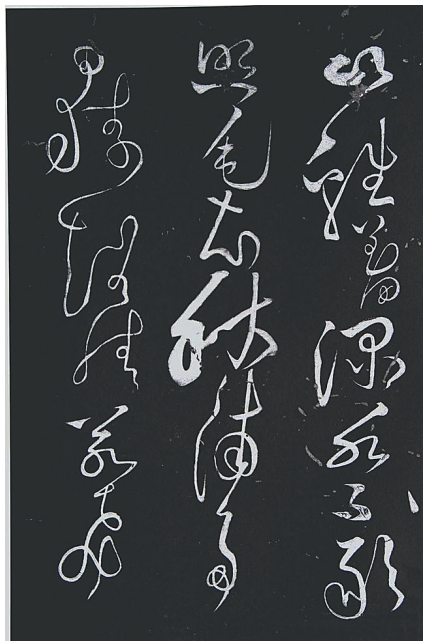
兴隆热带花园。资料图

文艺随笔

黄庭坚与《秋浦歌》

■ 包光潜

时冲动。他一生至少四次途经池州（参考吴汉卿《不解池州之缘的黄庭坚》），即长江流域的秋浦属地。同伴者，多是他的至交，其中三次与苏轼相约池州，问故访友，追寻李白踪迹。池州别后，他同恩师苏轼天各一方，都成为天涯沦落人。一个羁押瘴疠之宣州（广西），一个流放荒夷之儋州（海南岛），再也没有相见。面对似曾相识的黔州山水，黄庭坚油然而生感怀故交之



黄庭坚草书《李太白秋浦歌十五首并跋》（局部）。资料图

情——池州山水历历在目，欢娱时刻即在眼前。他情不自禁地诵读李白的《秋浦歌》，纵情笔墨，一泻千里，一而再，再而三。固然如此，仍然欠后人两首，是为憾。

在黔州，黄庭坚一得闲暇便与当地有识之士或文朋诗友谈诗论文，挥毫创作；提携后学，为青年士子讲授，恰如《豫章先生传》里记载：“与后生讲学孜孜不怠，两川人士争从之游，经公指授，下笔皆有可观”；或流连黔州山水，感叹盛世，偶或也有不平之声，但总的来说，黄庭坚在黔州的几年时光，还是愉快的，因为忙碌，所以充实，几乎忘却放逐之实。

除上述以外，黄庭坚在黔州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便是结交佛、道二界大德高士，事佛研经，或汲水炼丹。寓居开元寺，他与众僧亲如一家人，一起礼佛诵经，研究经文；与众友相携，一起攀岩登山，开怀畅饮，忘却肉身，超然物外。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文人大多崇尚佛教，参禅修行是他们赖以自救的必由之路，黄庭坚也不例外，难怪自称“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

黄庭坚参禅悟道，尤为热衷，而且沉迷法事。尽管如此，他心中的儒道之义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不被佛教排斥。令人欣慰的是，黄庭坚能够将儒释道融会贯通于一心，心心相印。或者说，内儒外佛而且兼道的人生哲学已然主宰了他的精神世界，即内心对是非善恶泾渭分明，而外表随俗逐流，和光同尘，与世委蛇。正所谓“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胸次九流清似镜，人间万事醉如泥”，真正做到了“中刚而外和”。

诗路花语

在番茅村写生

■ 艾子

黄昏把红土地和茅草屋 染成一幅大型的水彩粉画
吊床 石磨 燥热的风生活的底色
光亮之中带着厚重的质感
这里绿树成荫
菠萝蜜树自豪地挺着她的乳房
这来自大地的果实
丰盈 芳香 羞涩
甜蜜着哺育育前的肚胀

树下的两个黎家少女
把她们对爱情的憧憬
对生活的感恩
细致地纺进纱线
黑狗卧斜主人的跟前玩耍
火鸡三三两两
在纺纱机“吱吱吱呀”的旋律中
悠闲踱步

茅草屋里橙色灯光中
少女的父母
以及一顿飘香的饭菜正等着她们
温馨 质朴 祥和
幸福呼之欲出……

浓绿得像水彩粉画的树和树
手挽着手
围成一个自然的院落 番茅村
一个不让喧嚣透进来的——
世外桃源

盛夏

■ 颜小烟

夏天的风一吹
紫薇花就会开满枝丫
一朵一朵紫色的喜悦
在灼热的阳光里
轻轻晃晃

还有一些更火红的喜悦
在凤凰树的枝头尽情燃烧

在六月如海的阳光里
我内心稳妥，时不时会长出一颗毛茸茸的心脏

夫妻树

■ 陆静

在路边
在绝顶崖畔
再恶劣的环境
都努力成长
不把身边的另一棵树
作为靠山

哪怕风雨
哪怕雷电

无论春夏
还是冬寒
再多经历与苦难
都独自隐忍承担

哪怕雪崩
哪怕冰坚

为树就扎根泥土
以树的形象树的高度
心无旁骛
迎接黎明 送走黑暗
手挽手随风舞蹈
肩并肩 耸入云端

哪怕蜂蝶舞
哪怕百花艳

注：曾于3月在五指山遇见“连理枝”树，在旧州遇见“夫妻树”。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